

捉蟹记

ZHUO

BIE

JI

庄新儒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捉 蟹 记

庄新儒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捉 蟹 记

庄新儒 著

韩 硕 装帧·插图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儿 童 印 刷 厂 印 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625 字数 117,000

1985 年 6 月第 1 版 198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41,000

统一书号: R10024·4242 定价: 0.73 元

内 容 提 要

一条出没无常的船，两个行动诡秘的人，时隐时现地在一座沿江城市里来往活动。这个奇怪的现象，被一位退休老工人和三个少先队员发现了。他们经过认真观察，透过层层假象，终于协助有关部门破获了一起内外勾结、上下勾结、偷盗倒卖的经济案件。

这部小说通过少年儿童容易理解的角度，反映了经济领域里的斗争生活。小说情节曲折，悬念迭起，人物生动，富有生活气息。

目 录

一	奇怪的旅客	1
二	空手夺刀	12
三	“天吃星”朱彩娣	29
四	砂锅引起的风波	39
五	九节鞭	48
六	“地头蛇”和“火烧花露水”	60
七	爆炸	74
八	发现了偷铁贼	87
九	形迹可疑的黑影子	98
十	可笑的押船人	106
十一	神秘的船	119
十二	终于露出了尾巴	128
十三	“飞马牌”就是大师兄	142
十四	抓凶手	160
十五	死去活来	175

十六	贼船落网了	184
十七	原形毕露	197
后	记	1

一 奇怪的旅客

蓝湛湛的天空，象洗过一般的明净、清澈。滔滔长江，在碧空白帆的辉映下，显得更加辽阔了。

这时候，一艘即将启航的长江客轮凤翔号停泊在码头上。

开航的时间还早，旅客三三两两，肩背行李，手拎网兜，不急不忙地从客运站大门走进候船室里。

候船室外边有一段开阔的水泥地坪，顶上盖了一个敞明的天棚。那些运载货物的电瓶车，小三卡，来来往往，川流不息。过道地坪的尽头处，架着几排木栅栏，有些喜欢漫步江边的人，常常到这里来赏览山光水色。

夹在旅客群中，有三个红领巾跑了过来。他们身上斜挂书包，每人手里拎了个旧篮子，里面横七竖八地尽是一些废钢烂铁。走在前面的孩子长得俊气又结实，透出一股机灵劲儿。他侧转脸，朝身旁那个高个子、楞楞虎虎的同学手里那个篮子里一看，说：“哟，捡了半天，连半篮子还没装满呀。到月底只差几天了，计划完不成，咋办呀。”

“谁说完不成？我一路走，一路拾，手脚没闲，你还嫌少！”大个子不满地白了他一眼。

“好啦，别争啦，留着点力气多拾几块吧。噢，今天我们改变一下路线好不好？”撅起两条羊角辫的小姑娘出了个主意。

他们三个人是同班同学，又编在一个课外废铁回收小组里。

打头的那个是组长，名叫闵小斌。高个子叫胡大勇，外号“大力士”。小姑娘姓傅，名字叫玲玲，是外婆给取的。躺在摇篮里那会儿外婆就这么叫，玲玲，小玲玲，乖玲玲。他们谁都知道回收废铁的意义。废品不废，就象快板里唱的：“废山、废资是个宝，工农业生产好原料，点滴积聚勤回收，支援建设不可少。”老师带他们去看展览会，校外辅导员给他们讲故事、算细账。一只空罐头、一块旧铁皮、一丁点儿啤酒瓶盖，积少成多，聚沙成塔。一万吨废钢铁再炼成钢，可以造出拖拉机三千一百九十台哩。

他们正要离开轮船码头转往别处去“探宝”，闵小斌忽然看到自己的爷爷倚着栏杆站在江边，凝神远眺着什么。

“爷爷，爷爷，”闵小斌叫着，飞奔上去。

“闵爷爷，闵爷爷！”傅玲玲和胡大勇也嘻嘻哈哈地撒开了腿儿。

爷爷用手搭在额头上遮光，神情非常专注，深邃的双眼一眨不眨地看着浩瀚的江面上。他那黑苍苍的脸膛，硬僵

偏的胡须，显得十分威严。

爷爷听到叫声，回过头，微微笑了笑，却并没有象往常那样，伸出大手在他们头顶上抚摸。

“爷爷，你看啥呀？是查投机倒把的吗？”闵小斌知道爷爷现在是市场管理员，好奇地问。

“嗯，看一条船。”爷爷点点头，伸出一个指头向水天茫茫的江面上指去，“你们看，远远开过来一条竖起三根桅杆的大木船，看见了吗？”

“看见了，看见了，可是，它为啥把帆都落下啦？”胡大勇抢先回答，心里却又纳闷。

“它是驶向这边码头来的，要靠岸了，所以落了帆。”爷爷说了这句话后，接着问道，“你们眼力好，看看它的后艄上有没有挂桅灯，是方的还是圆的？”

“有一盏桅灯，是长方形的。”傅玲玲眼尖，第一个叫了出来。

“爷爷，它为什么在大白天挂桅灯呢？”

“对，对，问得好。”爷爷笑呵呵地望着孩子们，“这盏灯，可不是随便挂上去的。”

离他们不远，有个干巴瘦长条的老头坐在一张自带的折叠小帆布凳上，象是休息，又象是在等人。这老头穿了一套磨得油光发亮的粗呢中山装，头上戴了顶灰色鸭舌帽，脚下放着个小口大肚子的鱼篓，还背了一条鼓鼓囊囊的长袋子。他注意地听着闵爷爷和三个红领巾说话。当爷爷指给

孩子们看船的时候，他也跟着引颈张望。他是背着爷爷的，所以爷爷没看到他。三个孩子的眼睛全被那艘开过来的木船吸引过去了，对这个老头也没有注意。

码头上的扩音喇叭里的乐曲停止了，响起了女播音员清脆、热情的声调。她告诉大家，开往武汉方向358次凤翔轮准点开航，再隔半小时就要放客上船了，请旅客们作好准备。

闵爷爷在左臂上套了一条印着“市场管理检查证”的紫红色袖标，走进候船室去。三个孩子好奇地跟着进去。闵爷爷在候船室里来回走动。孩子们知道，爷爷是在观察有没有形迹可疑的投机倒把分子。

候船室里的旅客队伍开始缓缓移动，通往江边浮桥的木栅门已经拉开了。闵爷爷转身跨步朝外走，他惦记着那艘挂老式桅灯的木船，估计它已经开过来，也许靠岸了。

就在这时，有个前挂背包后驮鱼篓的人跌跌冲冲地赶过来，朝队伍里拼命挤。旅客们埋怨道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，别把孩子撞倒了。”“你这个人怎么不守秩序，排到队伍后头去。”可他仍然象只野兔子似的，一股劲地乱钻乱挤。

闵小斌站住了，这背鱼篓的老头好象在哪里见过，哦，可不就是刚才坐在离爷爷不远的小凳子上的那个人。他拉拉胡大勇，拽拽傅玲玲，指着这人的背影说：“你们看。”

啊，他为啥这样慌慌张张？孩子们对他产生了怀疑。胡大勇向闵小斌点点头，傅玲玲抿紧了嘴唇，三个人赶忙把这

个情况告诉了爷爷。

爷爷回过身朝这人上下看了看，摆摆手：“让他去。”

“怎么让他去呢？”闵小斌急了，“你是市场管理员，什么人见了你才慌张呀？”

“是呀，爷爷，不管他是不是带了犯禁的东西，叫他打开来看看。”胡大勇紧接着说。

“怎么可以随便查呢？”爷爷不答应。

“爷爷，我见他一边朝人堆里挤，一边还偷眼瞅你哩，这个人的确很可疑。”细心的傅玲玲轻声说。

孩子提供的情况不是一点没有道理。可那条木船这时想已靠岸了，得赶快去看看。这样吧，先问问那老头，看有没有什么漏洞。那木船好在是载了货来的，靠岸卸驳，总不会马上就开走的，等这里查问清楚了再赶过去也还来得及。

闵爷爷想到这里，一挥手说：“那就去看看。”

那老头已经挤进了队伍，正挪脚朝外移。闵爷爷来到他的身旁说：“请你出来一下。”

那老头斜眼看了看爷爷臂上的袖标，迟迟疑疑地从队伍里走出来，胆怯地问：“要检查吗？我会有走私货？”说着，跨上了过道地坪。然后把背包和鱼篓放下，从怀里掏出一支烟，背风点起火来。

不知是由于惊慌，还是风大，嚓，嚓，嚓，一连划了三根火柴，也没把火点上。

“嘻，瞧这抖抖索索的样子，真怪。”胡大勇咧嘴直笑。

傅玲玲瞋了他一眼，悄悄呵了一声：“你是来看热闹的吗？”

“不是，不是。”胡大勇笑着说，“你看，希罕事儿，白眉毛，那么长，你见过这样的眉毛吗？”

这一说，把边上的闵小斌也惹笑了。

可不，这老头的右眼皮上面，有一撮长长的、弯弯的眉毛，雪白雪白，抖抖簌簌，三个孩子好奇地看看爷爷，再看看他，怪人，真是个怪人，他的眉毛比爷爷的胡子还白哩。

他慢吞吞地把篓里、袋里的东西一样样往外拿：几条真丝被面，两双半统防滑靴，一盒子带柄儿的新型保暖杯，还有闪闪发光的电动刮胡子刀……

他一边拿，一边唠唠叨叨地说：“唉，出一趟差就有那么多人托带东西。你看，上车下船累得颠颠厥厥不说，买这么多东西叫人看了还不知你是干什么的。”他摇了摇头，“这差使，真是……”

“收起来吧，不用看了。”闵爷爷一摆手截住了他，焦急地朝江边了望，拔脚要走。

为什么又不查了呢，孩子们不明白爷爷的心思，不懂为啥对这个人感兴趣。胡大勇拖住他，唯恐他一眨眼跑了，他“唔”了两声，“给你们看，给你们看。”又主动把那些古色古香的小玩意儿，铜绿斑斑的香炉，黄杨木雕的梅花鹿……一件件搬出来。

这时他倒显得坦然无所顾忌了，闵小斌在肚里哼了一

声：装得倒挺象。

“走吧。”爷爷忙不迭招呼三个孩子。

可是，胡大勇被一只“小熊打鼓”吸引住了，闵小斌和傅玲玲也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。

那小熊真逗人，黄黄的绒毛，黑黑的爪子，尖尖的嘴巴，鼓鼓的眼睛，胸前挂个大洋鼓，鼓圈上还摊了扇亮铮铮的大铜铍儿。瘦老头儿一拨拉，只听一阵冬冬锵，冬冬锵的声音，它竟直立起来，两只前爪变成手，又打鼓，又击铍，一边敲打一边缓缓朝前迈步。哈，它那洋洋自得的滑稽神态，逗得胡大勇他们拍手大笑。

冬冬锵，冬冬锵，打鼓的小熊走了一圈，瘦老头朝孩子们耸耸肩，一只手又往篓子里伸去。他还有什么奇特的玩意儿，这篓子快变成百宝箱了。眨眼间，只见那鱼篓口子上露出个方方正正的布包包来，刚探头，他手指一颤，又慌忙塞了进去。

这布包不大，却挺沉。闵爷爷指着他还没来得及抽出的手追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这，这……”

“拿出来看看！”

“同志，要看，得另找个地方，并且要关起门来……”

这是为什么，包里藏的啥东西？三个孩子疑惑、惊讶地看着他。只见爷爷捻着下巴颏儿上的胡子茬，沉吟着说：“好吧，你把东西收拢，跟我来。”

三个红领巾跟着爷爷把他领到候船室旁边的一间铁皮棚顶房子里。他把鱼篓从肩上卸下来，放在一张乒乓桌上。然后关上门，抖抖索索地开始解那个包包。

打开那个包一看，原来是一把把长柄的、尖嘴的、翘头的，各式各样的剪刀，有好些是孩子们从没见过过的。三个孩子默默猜想，这老头要什么花样，一包剪刀有什么不能看的。爷爷也没有发话，由他去拨弄。剪刀挪开了，又露出一个包，象一块小方砚，包得方方正正。解开外层的布，里面又裹了层不透水、不受潮的塑料薄膜。再里面，还有牛皮纸。他那让烟火熏得焦黄的手指掀呀，掀呀，终于掀开了那一层牛皮纸。啊，里面不是别的，原来是一叠叠拾元票面的钞票，一共有十来叠。

爷爷还没问，他就涎着脸说：“嘻嘻，这是公款。”

“你随身带这么多公款干什么？”

“难怪你老同志会这么问，”他那白眉毛一抖，话头就象打开闸门的激流般冲泻出来，“这趟出差给我半个月时限，原定要跑的地方排了好几处。昨天晚上厂里突然来了个长途电话，说另有任务，叫我马上回去。这不，我连夜买了船票，一早就往这里赶。时间紧迫，怎么还来得及到银行去汇款呀，好在是短途，带回厂算了。”

“那你刚才怎么不让看哪？”胡大勇瞪起眼睛问。

他眼皮一眨巴，似笑非笑地说：“小弟弟，这是钞票哪，外面人多眼杂，能随便打开看吗？俗话说，财不露白。何况我

带的是公款呢。如果有半点疏忽，丢钱事小，失职的责任可担待不起呀。红领巾同志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“既知道要担风险，现款以后还是少带点好。”闵爷爷挥手，“快上船去吧，再晚船就要开走了。”

“好，好。”那老头七手八脚把钞票包好，塞进鱼篓里，再盖上一件件零星东西。前胸挂，后背驮，跨出门时还扬了扬手，“老同志，小朋友，再见罗！”背在脊梁上的那个鱼篓子，象荡秋千似的，摇来晃去。不一会，连人影子都看不见了。

“呜，呜！”客轮拉响了收锚启航的汽笛声。

“走，快到那边看看去。”爷爷带上三个孩子，穿过候船室从另一头走出来。

他们匆匆来到江边，满载旅客的风翔号已经离岸开动了。奇怪，那只挂老式桅灯的大木船呢，也已张帆远去。啊，它没有卸货就走了？岸边却停着另一艘船，吃水很深，装满了黄砂、石子一类的建筑材料。两个船工正从窄窄的、晃动着的跳板上走上岸来。在这艘黄砂石子船后头，是两只空船，宽荡荡的船底里，草皮、柴屑，被风吹得呼呼打转；横插在篷前的竹竿上，晾着几件衣服，在风中瑟瑟飘舞。

闵爷爷把目光从泊岸船只上收回来，再投向水天相接的远方，风翔号已经开远了，那艘三帆的大木船也隐没在渺渺的烟波中去了。

“唉，来迟了一步。”闵爷爷锁紧眉头，自言自语地说。三个红领巾都在想：爷爷今天来干啥，是专为等候那艘白天挂

桅灯的木船吗？明明看到那艘木船落了帆，是朝这边靠过来的，怎么又开走了呢！都怪那瘦老头占去了时间，错过了察看木船的机会。这瘦老头是干什么的呢？他既然没有带违禁物品，为啥要装出这副慌慌张张的模样？闵爷爷暗自说了声上当了。然后笑着对孩子们说：“我出一道题考考你们。瘦老头神色慌张，查下来却没带什么违禁品，这是为什么？”三个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时谁也开不了口。爷爷又说：“现在想不出不要紧，可得多费点心思，我也和你们一起在寻找这个答案哩。”闵爷爷说完，就到工商行政管理所去了。

走出码头，三个孩子谁也没有讲话，连拾废铁的劲头也没有了。

胡大勇心里最懊恼，自己硬扯住闵爷爷去查那个瘦老头，结果耽误了他今天截查木船的任务。

三个人走出客运站，眼睛都盯着地上，一边走，一边拾废铁。傅玲玲刚把一块破炉皮丢进竹篮里，忽然，眼睛一闪，出神地盯住了一辆停在马路斜对面的微型汽车上。

那个弯腰扒门正在往车上爬的老头吸引了她。从侧面看去，她看不清那老头的脸，但那身影清清楚楚：瘦长条子，穿了套磨旧了的粗呢中山装，头戴灰色鸭舌帽，背上驮个小口大肚子鱼篓。傅玲玲吃了一惊，他不是乘轮船走了吗，怎么还会在这儿？她猛一把拉住闵小斌，指着那辆车，说：“你看，快，他……”

“谁？”

“‘白眉毛’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胡大勇也凑了上来，随着她的手指一看，不错，真的就是“白眉毛”。

“扑扑扑！”微型汽车的轮子滚动了，车屁股喷出一股青烟，一会儿就不见了。

胡大勇又傻眼了，他买了船票不上船，嘴里说厂里来了长途电话叫他赶快回去，一转眼却又在市区乘上了微型汽车，原来全是假话。他是什么人，想要干什么？啊呀，这一下问题可复杂了。

“嗯，”傅玲玲似乎明白了，“这么说，刚才他是故意引我们注意，做戏给我们看的。”

三个红领巾越想越觉得问题严重，他们要把新发现的情况告诉闵爷爷，就向工商行政管理所奔去。